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 第十卷

大王 某乙雄於力，其儕共推之。眾言某宅素凶，約：敢下榻者，當釀酒相勞。乙故酒徒，聞之欣然，曰：「請以麴君為息壤，願往見魍魎為城下之盟。倘辱命，任公等遺我巾幗。」眾壯其言。乙亦自覺無畏，遂腰劍襪被，夜往宿焉。眾反鑄其戶而去。空房寂謐，燭淚熒熒。乙本無膽勇。徒以酒故，忘身犯難。至是風鶴皆兵，漸生恇怯，下帷枕劍，耿不成寐。

二更之後，遙見室四隅一婦人閃出，白面爛斑，黑衣蓬頭，嘻笑向壁，若有所思。少焉，昂鼻四嗅，宛轉而前，啟唇發聲，願薦枕席。乙大怖，急起拔劍，手驚，劍落於牀下。婦人睨之而笑，曰：「新弦可續，故劍何來？」遂下拜，求帳神也。乙力握帳門，帳不得開。良久，婦人怒曰：「爾不納我耶？我請大王來主婚，看爾不作鸞婿否？」即啟戶而出。

乙窘甚，大呼。夜深地僻，卒無應者。因念魍魎大至，支解必矣。彷徨無策，視牀頭有酒甕一具，大可容身，乙乃祝曰：「麴君麴君，向以爾為息壤，今以爾為朱家矣。幸乞相庇，毋使酒國中失一壯士也！」祝畢急入內，以蓋覆甕口。旁有一穴，容一目，遂蹲身屏息窺之。

須臾鬼眾至，以婦人為導，貌皆丑黑，裝束類皂役。又有數人，以交椅舁一人至，頭大身短，語言含糊，一一眾鬼惟其命是聽，若主僕然，一一即婦人所謂大王者也。嚶啾數聲，不辨作何語，眾鬼爭前，裂帳翻被，索之不得，僉報口：「逃矣！」復索室中遍，及於酒甕。乙戰栗，齒叩有聲。婦人曰：「有聲自內，可索之。」一鬼前，即仆地。又一鬼前，復僕。於是諸鬼相顧不敢近。大王怒，自下椅，僂然而前。忽若有人掌其胸，大王仰首顛連作筋斗，哀呼曰：「康侯貸我！」群鬼亦為之跽請。良久，掖大王登椅，一哄而散。乙心知酒神衛已，而口噤不能言，心感而已。

比曉，其儕啟關而入，至臥處見其狀，大駭，莫知乙所在。晨後得之甕中，急出之，已垂絕矣。灌之半日，乃得蘇。一人戲謂曰：「君無膽如斗大，奈何自取困頓？方謂穩坐中軍帳，誰請公入甕者乎？」乙縷述其狀，且曰：「不得，麴君攘臂，已消受無鹽況味矣，可無一斗壓驚乎？不寧唯是，亦所以報知己也！」眾大噱，為置酒轟飲至暮。

非非子曰：世之斷杯中物者，每以麴醪為酖毒，使此公在座，當令人寡歡。而營精邱、掉觥船之徒至依之為命，意謂天下無杜康，則大千世界直不可一朝居者。二者皆非也。予謂「成禮」「生禍」之語，皆出於聖賢之書，惟其適而已。餘量似公榮而不持灑戒，風慕元亮而不逃醉鄉，愁則飲之，樂則勿飲；亦或樂則飲之，愁則勿飲。其於酒也無怨無德，誰毀誰譽哉？坡公有言，無酒學佛，有酒學仙。末聞酒在有無之間而願與鬼為徒者。然麴生風味，幾如度索山桃樹下人，其變化亦不可勝道者哉？

蕭點雲

東吳柳生悅鄰女蕭點雲，思之甚篤。一日，過其門，見點雲倚扉而立，生時被酒，挑之曰：「雲娘真如飛雲縹緲，乍見使人眼繚不能分明。今願熟睹芳姿，歸而摹畫，作水月觀音供養也。」遂逼視之，雲微笑，掩門而去。生徘徊戶外，至暮始歸。

其夜雲憶生言，亦頗情注，孤燈愁對，不復就枕。聞有彈指於窗外者。靜聽之，其人微吟曰：

「情癡伏情癡，情癡不可說。

魂斷楚峰雲，尚繞梅花月。

梅花復不開，魂兮真斷絕！」

雲素嫻吟詠，低問：「吟詩者誰？」答曰：「供養大士者也，今來侍香案耳。」雲方念生，且憐之，不暇問生所由人之故，遂納之。情好燕婉，遂約終身。由是往來，殆無間夕。

一夜，雲母劉來雲所，突見生，亟呼其父共執之。生叩頭乞舍。蕭、柳素親睦，兩家門第亦顯貴，不欲絕好而彰其丑也，許以女妻焉。且戒曰：「宜速以媒來。」因縱之出。

數日杳然，劉乃造柳母私語其事。母詫曰：「何誣也？吾兒久病牀褥，垂斃者數矣，安能與賢女期邪？」生聞之，躍然起曰：「誠有是。昏憤之際，以為夢焉。不知遊魂之為變也。」兩家聞之，共訝以為天合，締姻好焉。

李公

金溪尚莊李公某，偕數人府試而還。會日暮曠黑，迷路，至一山，不辨何地。荊棘四塞，谿澗環之，不可得前，遂共坐樹下待旦。及明觀之，乃其中一人之村後山也，甚平坦而無所阻，知迷魍魎矣，分道而歸。而李亦旋至館所，覺神情恍惚，臥起不舒。

晚膳後，忽思歸宿，而去家稍遠，主人止之。殊勿聽，遽袖火以行，天曉不能至。過一村郭，舊游處也，茫然似初經也者，以問人，曰：「是某村。」固立而熟視，果某村也。薄暮始至家。程不二十里，凡行一夜及一日。見其妻，若不識，問曰：「誰歟？」妻笑曰：「李某之妻也。何目謬至此！」固立而熟視，果妻也。既同寢好合，乃豁然而悟，謂我數日行止乃如夢中也，爽然自失者良久。

是夜妻有娠，明年舉一子，體貌怪異，不甚類人，亦不啼，亦不笑。懷抱乳哺，三歲而夭折。

蓋魍魎之將托生其家也，故迷之於路，迫之以歸也。嗟乎！將欲父之，而先魅之，鬼之無賴亦甚矣！覲然者一鬼，亦蠢然者一人，又曷怪焉！

芙蓉館掃花女

一士人，一一忘其地與姓矣，一一名谷，下帷攻苦，罕與外交。舍旁溪水清潔，奇花絢爛，心愛之，日暮低徊焉。有一麗女子提甕來汲，谷見惑之。由是谷每至，女子輒來，遂有玉洞桃花之約。

女子行而谷從之。西行至一山，危峰連互，奇峭插雲。遙聞雞犬之聲，而不見村落。時已昏暮。谷惶遽不行。女子故給曰：「聞人眼疏，迷失故路。山君且至，奈何親何！」忽林中衝出一虎，咆哮而前，谷驚而僕，女子以手揮之曰：「去！毋驚我郎也。」虎吼而奔。女子扶谷起。又一虎繼至，眈眈視谷。女子又揮之去。谷神情慌亂，請返者再。女子以袖拂谷面，調之曰：「年少書生，怯弱乃爾，今已至此，隔此一嶺耳。」

谷慮險峻無由上，女子取帶束其腰，以係於己臂，前行牽挽。捫蘿扳木，拾級以登。猿徑側出，鳥道斜連，脅息增歎，乃始得下，則一川浩淼，橫截山跟，明月澄波，深淺莫測。谷又欲返，曰：「濟則無楫，渡則無梁，長江豈能飛渡耶？」女子曰：「無慮。」乃摘一梧葉，浮之水上，須臾便大如舟，篷檣舵悉具。攜谷登舟，掛帆西渡。暴風大作，舟覆中流，谷及女子俱落水，水及於眉，命在呼吸。女子奮立於波上，提谷臂出之，遂攜手同行。如履平地。少焉登岸，笑曰：「我戲陽侯，陽侯亦復戲我也。」谷衣履盡濕，女子略不沾濡，谷深訝其神，女子調略習水性耳，何是異？因令谷盡脫其衣履，颺之風中，須臾乾燥。

前行數武，又隔一嶺。谷視之，崔嵬千仞，壁立如削，仰視股票，疑巨鬼欲來撲人，不覺變色，撫膺長歎。女子笑曰：「郎乃畏勞乎？不歷險阻艱難而成好事古，蓋亦寡矣！既畏之，當另覓坦途，無怠厥志也。」乃抽簪於石壁畫之，石隨簪而中辟，望如深巷，幽暗不見人，不知其遠近。曳谷而行，略無躓礙，隨過而石巷隨合。

約二里許，忽然開曠，石壁乃在其東矣。一村如畫，台閣參差。乃度疏林，達近郭，歷重門，經曲榭。於時明月西斜，樓鼓三報，人語寂靜，睡聲唏然。掩息幽房，悄語相對。女子出酒果款谷，情態甚殷。谷忽自思談道有年，奈何效長卿薄行？因正襟危坐，莊語酬答，凜然有不可犯之容。女子笑曰：「風流藪澤中，何處容道學腔調？宜向臯比座前去演也。」遂起，引谷與就榻。衾枕煥爛，蘭麝熏人。

將欲交頸，忽聞有女子叩門，連呼「七娘子」。女子失色，低語曰：「冤業至矣！此吾家四娘，最悍戾，向與吾有隙，今來伺吾

短矣。」急藏谷於複壁中，然後啟關而問曰：「夜深已寢，姊來何為？」四娘徑入，見酒果狼藉，雙盞宛然，指之笑曰：「欲分鴛鴦杯中餘滴耳。」巧詞敲擊，女子不能掩，乃怒曰：「人家夫婿，何與爾事？」四娘亦怒曰：「果爾夫婿耶？」進出而尋刀，女子亦擊劍而出，各呼其群婢助戰。婢皆錦襖狹袖，手執短兵，捷如猿。猛如虎，輕如燕，豔如花，共十餘人，格鬥庭中。逾時出門外，聲漸遠。谷壁縫潛窺，汗流浹背。

忽聞群女笑而反，歡呼曰：「七娘子一軍北矣！」谷為惶然，益恐懼。旋聞四娘云：「賊當在室中。」命搜索。群婢挾谷出複壁。谷俯伏於地。四娘怒曰：「何物邪魔？壞我閨門！」命二婢牽出斬之。谷哀求數四，終不允。忽傳六娘子至。四娘告之故，六娘曰：「罪固不免，然念其初犯，姑舍之。」因命扶谷起。六娘責以禮義之正，間雜以嘲謔之辭。谷驚悸既定，轉復羞慚，雙頰凝紅，低頭無語。

有頃，六娘去，四娘笑而撫谷曰：「我見猶憐，何況妮子？慎毋作閨態向人。」谷不敢應。群婢皆粲然而笑，四娘叱之使退。谷知其無他，因諦視之，始驚其豔，殆與七娘伯仲矣。然心念七娘登山涉水，險難備嘗，不獲一當，安忍負之，反顏作仇人薰砧？且又不敢問其消息，淒然泣數行下。

將近五更，群雞亂叫，四娘不自持，說以同寢。谷辭不獲，將從之。一婢踉蹌來告曰：「七娘子提兵至矣！」四娘駭而奔，諸婢從之。遂聞戶外馬蹄聲、戈戟聲、士卒喧呼聲。七娘戎妝而入，執谷手泣曰：「阿郎阿郎，幾落賊婦之手矣。今賊婦安在？」谷曰：「逃矣。」七娘曰：「若是，不可緩，縱虎貽患。妾當了卻之，再與郎歡聚。」即上馬揚鞭，領眾而去。

谷倚戶目送，頃刻寂然。樹間曉鳥啁啾，東方已白矣。凝視立處，乃荊棘之叢，所倚者枯樹也，大數十田，高數丈，空中而露杪。四圍松柏蒼蒼，杳無人跡。驚絕呼號，山靈響答。

良久，尋至一村，見其居人室廬、衣冠、言語皆不類今世。見谷皆大駭。一白髮叟引谷至其家，以筆墨問答，惟文字尚同。乃知離家不計程，已渡大海而西矣。其地乃西方絕國，向嘗有人至京師，三年乃能達。谷遙望鄉國，揮涕傷心。叟問故。谷具言其狀。叟曰：「危哉！此飛天夜叉也，我國多有。不齧其齒牙，幸矣！」谷且恐且悲，知不可驟返。

居數月，當事者知之，聞於國王。王狀貌醜惡可怖，相見甚敬禮。見其愛女，女悅之，達意於王。王喜，乃納谷為婿。女貌頗類其父，而賦性善淫。成婚三月，谷不堪命，因念為異域鬼。不如葬夜叉之腹。

遂私尋其故處，空山如故，枯木依然，徘徊浩歎，謂人面終不可睹矣。忽村郭房舍見於當前，悉符爾夜所見，七娘袿服華妝，旖旎而出，見谷即掉頭欲入，若不相識。谷急前相呼，致詞白表。七娘曰：「聞已知我形跡，那得不畏而復來耶？」谷曰：「雖知之，亦何害？情好固在，願終憐我耳。」七娘笑曰：「真無賴之徒也。」遂納之。

谷問：「四娘及群婢安在？」七娘笑而不答。叩之不已，乃謂曰：「實告君：吾乃芙蓉館掃花女也。以誤觸花根，謫滴水人間，澆花三年，故與君遇於溪畔。君靈台不戒，牽緒巫雲，本當斥逐遐陬，永沈異壤，然好學可嘉，得從未減，故為此以相戲耳。一切所見所歷，皆吾幻設。此地本非絕國，亦無國王，王亦無女，女亦不嫁君，況乎四娘，群婢頃刻之現示者哉？孽海茫茫，回頭是岸耳！」谷駭然狀地謝罪。

七娘引與登樓，遙指樓下曰：「此去君家不遠矣。」復緣梯而下，則人物最光，悉失所在，乃立於舍旁之溪上耳。恍如夢覺，趨歸書帷，硯水未乾，爐煙初燼，止頃刻之間耳。自是閉戶讀書。謹身寡過，識者以為有道之士焉。

非非子曰：以求女而擯絕國，以好學而怒狂且，則谷不能效劉、阮之尤，而女能推石、丁之意也。夫在昔已有子高瑤英共游事，則芙蓉片土，亦花裡送郎之地矣。而谷竟山是獲譴，豈其不幸歟？嗚呼！士君子守身克念，暗室無欺，一念之差，豈不遠哉？豈不危哉？

哭笑疾

昔吾鄉一人有笑疾，視人顏色舉動少異，即大笑不止。復一人有哭疾，與笑者殆稱合璧。每兩人相遇，便各發其疾。笑者見哭者之哭，則大笑。哭者見笑者之笑，則大哭。愈哭愈笑，愈笑愈哭。聞者往觀，填衢塞巷。數十里之外，多有至者，亦或笑或哭。各因其哀樂之所感，而從旁駭歎者，亦十之五六。群狗聞人聲鼎沸，又從而狺狺不休。於是笑聲、哭聲、眾嘩聲、千百狗吠聲，哄然數里。兩家親朋勸慰，言語皆不聞。笑者至於痰喘氣索，哭者至於淚盡嚙乾，猶相對張口拭目不少止，但無聲而已。日暮，觀者漸散。家人強牽其臂歸，閉之室中，乃已。

婦失禪

有男子御其妻歸寧者，及山僻之間，婦欲小遺。時遠顧無人，即大樹下溺焉。忽若有捉臂而褫其禪者，竟失禪，驚怪而歸。

泊夜分，夫婦方寢，聞剝啄聲甚急，且呼其名。夫起應之，歸止之曰：「日間事甚怪，今誰何夜呼？姑勿出。」夫不可，遽往啟關。婦愈疑，尾而燭之。駭然一聲，而夫踏地上，不復作聲。急視，已無首矣。大哭呼鄰里，須臾畢集。驗其創，殊無點血，非斧刃所割，若石磨去者然。俱莫明其故，以聞於令。

令鞠知婦失禪事，曰：「是必觸妖物作祟也。」遂命導肩輿至其處，周視良久。覆命就溺處掘地驗之，深丈餘，得大石。縋石出之，則婦禪裹其夫首宛然在也。碎其石，血涔涔滴，腥聞數里。

非非子曰：閩中人少洩野外，取禍之道也，否亦取辱。噫！孰使之然哉？君子蓋無惡於石。

捕魚仙

捕魚仙者，不知何許人也，出捕魚得仙，故云。

仙性憨而誠。家近大溪，捕魚為業。兄某甲客於邊地，十餘年末歸。仙竭力本母，未嘗缺乏。

一夜宿溪畔，聞鬼語曰：「明午鐵拐仙人過此，吾輩當遠避。」仙嘗聞裡老談說，知鐵拐乃八仙之一，並識其狀類丐者，因跪而俟之。

次日午响，果見一丐者蓬頭跣足，蹢躅而來，瘡穢臭惡，不可向邇。仙候其過，抱其足，乞大仙度世。丐者笑曰：「爾知我仙乎？視爾緣分，」因探葫蘆中得藥一丸，如櫻桃大，謂仙曰：「是爾造化，尚帶得此丸，可將去。」仙拜受之，視丐者，忽不見。

仙得丸，喜極玩弄。歸以告母及鄰人，人咸嗤之。後偶以丸置魚甕中，魚死者盡活，仙益喜。每魚死，輒以丸活之，用是賣得數倍利，鄉之人始聞其異矣。有譎者私計是丸殆莫仙丹也，以投魚，活魚，若以啞人，當不死；謀奪之。仙覺而吞之，忽點首大悟曰：「原來如此！」自是言未來事，無不奇中，而神施妙用不可測識矣。

一日，謂母曰：「兒當迎兄歸，計明日可到。」母雖知其術，猶未甚信。仙別去，明日兄果歸。母驚問其得歸狀，兄曰：「弟昨暮省我。我以離家久，初猶不識，叩其姓字，乃知弟也。大怪其來，弟乃言來迎我。我辭以程遠費乏，不然，且早歸。弟笑曰：「無慮也，頃刻即至耳。」我深嗤其妄。弟言：「試一行，何害？」固令我附肩，堅戒閉目。時已四更餘，但覺風聲貫耳，雲氣侵肌，迅鳥奔馬莫喻其速，殆凌虛也。終食之間，條已投地，令我開目，曰：「兄可步行以歸，吾訪青城山人去，不日亦返。」言訖不見。我視其地，依稀記是某村，去家十餘里，遂尋路得歸。今見阿母，猶疑夢中也。」母告以吞丸之事，於是咸知仙蓋已仙雲。

數日，仙歸，曰：「母於兄弟闊絕多歲，今得聚首，良可樂也。當大會賓客親朋，以賀斯遭。第舍宇太隘，當少謀之。然明日便可召客，毋迫於事。」至明日，舍外甲第大啟，杰閣重門，雕欄曲榭，廣十餘畝。供帳之盛，埒於公侯。酒饌歌舞，莫不極精盡妙。鮮衣盛飾，進母及兄。客至，罔不駭異，見所未見也。慶宴三日，遠近來觀。

先是，溪旁有高塔，名會仙塔。新宅甫成，適當門庭之要。仙漫言當移之他所，乃不礙車馬輻輳。言罷，伏幾而寐。有頃，客且至，兄乃呼之。仙醒而慍曰：「適移塔南海之岸，安置未正，兄乃促我歸，亦缺事也。」兄趨視門外，塔已不見。後有鄉人游南

潛，見塔於岸上，「會仙」二字依然，雖欹側而終不傾塌，蓋仙故為之，以留奇跡也。後辭家人入武夷山，遂不返。其捕魚敞筍，一日風雨之際，忽化為青龍，騰空而去。

觸體

餘偕數君子看花豐台，飲於賣花翁，座中相與說鬼。羅兩峰述一觸體事，亦可發一噱也。

揚州有狂夫，從數人行郭外。道有觸體甚夥，或侮之，輒被祟，詈罵有聲。於是相戒無犯。

狂夫大言曰：「咄，是何敢然！」就一觸體之口溺焉，已戲曰：「吾灑汝！」溺畢，疾行數步。誇於眾曰：「田舍奴，我豈妄哉」旋聞耳後低呼曰：「拿酒來！」狂夫愕然，詰於眾，眾未之言也。行數武，又呼如前，眾亦未聞。少頃，又呼曰：「頃雲灑我，何誑也？」聲漸厲。始信為觸體之祟，漫應之曰：「汝欲酒，第隨以來。」觸體曰：「諾！」於是寂然。

既入城，共登酒家樓，列坐呼酒，虛其一，設匕箸杯杓，以饗觸體。眾每飲一觴，則以一觴酌之。酒注樓下，泛濫如泉。叩其「醉乎」，則應曰：「死且不朽，卮酒安足辭哉！」觸體飲既無算，眾皆厭之，次第散去，惟狂夫不能自脫，頗為所苦。久之，觸體且醉，狂夫給以如廁，急下樓，取金質酒家，不暇論值，悄然而遁。

已聞樓上索酒甚急，酒家保往應，杳不見人，大駭，以為妖。空中喧呶曰：「我何妖？奴輩招我來飲。乃避客而去耶？須為我召來！」意甚怒，酒家諭之曰：「招汝者誰？避汝者誰？酒徒千百，我烏知之？汝既相識，曷弗自尋？索之於我，汝殊憤憤！」於是觸體語塞，忿恨而去。

嘗見雜劇中扮一嗜酒鬼，掛壺於襟，出杯於懷，且哭且飲，亦觸體之流亞也。